

褪了争渐行渐远的诗人
永不停止的真理追求者

世间已无胡适之

紫墨
著



他是水，一如那汪源远流长的水域的灌溉与滋润
他是一介书生，无意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惊鸿一瞥
这是一部颠覆之作，也是一部重塑之作

世间已无胡适之

紫墨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间已无胡适之 / 紫墨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104-5852-1

I. ①世… II. ①紫… III. ①胡适 (1891-1962) - 传记 - 通俗读物 IV. ① K825.4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7156 号

世间已无胡适之

作 者 : 紫 墨

责任编辑 : 余守斌

责任印制 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 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 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 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05 (传真)

总 编 室 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版 权 部 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 : nwpcd@sina.com

印 刷 : 北京嘉业印刷厂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开 本 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 : 236 千字 印 张 : 15.5

版 次 :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104-5852-1

定 价 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 : (010) 6899 8638

前言 | 为寻胡适，先到徽州

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，读胡适，先从徽州开始。

夕阳西下，我来到了这座城。

在那山峦深处，碧溪两岸，古老徽州古朴的神韵弹拨着让人心醉的旋律。南方将落的阳光，竟可以这样柔和，恍惚在铂金色的光晕里，于幽幽窄巷的古民居中，恍若走进了诗经的故乡。

鸡鸣犬吠之中，我却触摸到了一丝宁静，那种从青石板之下升起的宁静、湿滑、柔荡，在我身边飘散开来。

还真是，八百年的宁静……老年胡适曾伤感道：“故园东望路漫漫，双袖龙钟泪不干”。这种遗世独立的美，偏偏又是婉约细腻的。村落阡巷古风丝丝，马头墙下岁月悠悠。

无徽不成镇。

白墙黛瓦，错落有致，掩映在皖南的青山秀水之间，一眼望去，真让人有一种走进中国画的冲动，这就是徽州。走在一线天的街巷里，那清一色的青石板路，老式的木门板店面，高耸的马头墙屋檐以及那安放在街头巷尾的石碾、石凳……一切都是那么古朴典雅，一如那个博学的儒生，一袭长衫，不染风尘却多了一丝落寞。

徽州人不蹲家，经营走八方。

从前，徽州人出外经商是徒步的。先从徽州启程，翻山越岭到达杭州，再转水路至金华、衢州及江西的玉山、铅山，再经由长江去南京、苏州、上海和武汉等地。

胡适先生说：“我们徽州是多山的地方，大凡山国的出产都是微薄的，不

足供居民生活的需要，于是居民不得不冒险到外边求谋生之道了。我们徽州人的习惯，一家若有两个或三个以上的男孩，把一个留在家里耕种田地。其余的孩子，到了十三岁，便打发出门学生意。出门时不要带多少川资，只用几尺蓝老布做成一个袋，两端缝合，中间开一个口，每袋一端，装进五个这样的‘国宝’，就算是孩子长途的粮食了。好在这‘国宝’的馅子都是干材料，过上十天八天也是不要紧的。到了宿店的时候，一点火，袋里掏出一个‘国宝’，在火上烘烤一会，吃下去就算一顿饭。至于宿费，每夜只需大钱二十一文，由徽州走到杭州，二百文川资，绰有余裕。徽州人穷得不能聊生的时候，有句安慰自己的口号，说是‘不要慌，十天到余杭！’”

灯火通明之时上街闲逛，在小食摊上发现了先生口中的“国宝”，这种重油重盐的饼子被徽州人称为“塌裹”，是徽州人外出谋生的口粮。妻子一面烘，丈夫一面吃，再用私密的徽州乡音说几句体己话，该是怎样一种意境……

有道是，看皇家建筑到北京故宫，看民间建筑到西递宏村。西递和宏村，因着上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名气很大。西递有一百二十多座保存完好的古民居，那是古徽州精彩的延续，文化的沉淀。从这些近乎绝美的建筑群里，仿佛随时可以找回失落的东西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就驱车去了西递。

来到西递，呼吸到了那里的气息，听到了血液流回心脏的声音。

西递，不是一个村，而是很多很多铅字聚拢起来的诗，这诗里有流水潺潺，有桃花的粉色，有木屐落在青石板上的绝响，有晚归人的浅唱，那种散发墨色气息的砖瓦和流动的灰色让我一度迷醉。

从村口的导游口中得知，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年间。西递，取水势西流之意，“中有二水环绕，不之东而之西，故名”。据当地胡姓宗谱记载，他们来源于李唐灭后，末代皇帝唐昭宗李晔之子姓胡，避难于徽州，后见这里有“虎步前蹲之势，犀牛望月之奇”，遂定居下来。大概正是这种不同寻常的历史渊源，造就了西递人特有的文化底蕴，让西递人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么灿烂非凡的一笔。

我来此，是为了寻找一个人。

时间回到 1600 多年以前。

那时，陶渊明便在此地担任县令。处理政务之余，生性淡泊的陶渊明更喜欢寄情山水。从岱峰脚下登上竹筏，在清凌凌的河面上戏水漂荡，穿溪越滩……近看碧水浅滩、游鱼可数，彩石纷呈；远眺竹林叠翠、山花簇拥、桃园隐映。

他还在东至县的牛头山上，亲自种下两株菊花，品味着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意境。

没过多久，郡督邮来县巡查，县吏告诉他应该穿戴整齐前去迎接。陶渊明长笑一声：“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邻里小儿！”即日授印去职，飘然而去，回到家乡务农。

几年后，陶渊明完成了《桃花源记》的写作。

公元 427 年，陶渊明去世。

我久久驻足于这月色之下，村外的田野，有此起彼伏的蛙声，月色落在马头墙上，落在不远处红灯笼下对弈的棋局里，幽幽之间，天地缥缈，再闻蛙鸣，竟会有如幻的感觉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木门打开，我仿佛又看到了胡适，品罢一盏茶，淡然一笑，一手负在身后，笔锋所至，宣纸上的墨色便扩散开来：

当年有个陶渊明，不惜性命只贪酒；
骨硬不能深折腰，弃官回来空两手。
瓮中无米琴无弦，老妻娇儿赤脚走。
先生吟诗自嘲讽，笑指篱边五株柳：
看他风里尽低昂，这样腰肢我无有。

这是胡适先生游庐山后写的《陶渊明同他的五柳》，先生问：“陶渊明不肯折腰，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？”听完这话，很多人也只能笑笑，不作答复。

诗人的轻吟低唱已远去，空余水流潺潺，清风阵阵。

世间再无陶渊明，却有了一个胡适。

目录

CONTENTS

前言 | 为寻胡适，先到徽州



第一章

我从山中来

魂牵梦绕故乡兰 / 2 最后的儒将 / 6 僧道无缘 / 9

梅溪走出个新青年 / 12 少年诗人 / 17 西台行 / 22

铁门里的落魄客 / 26 扬帆出海 / 29



第二章

风光绮色佳

第二故乡 / 34 是否木石心肠 / 39 此时君与我 / 43

白话文运动 / 48 风月总关情 / 52



第三章

胡同里的记忆

她把门儿深掩 / 58 洞房昨夜停红烛 / 62

徽州女人 / 66 窗前月，相思尽染 / 70

北大添个年青人 / 74 一世深恩 / 78

双峰并立，两水分流 / 80 我们三个朋友 / 86

百尺的宫墙 / 92



第四章

摘星弄月

烟霞别有天 / 98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/ 106

花瓣儿纷纷落了 / 111 牢笼中的棕色小鸟 / 118

魔窟的邻居 / 123 难别西天的云彩 / 129

我的朋友胡适之 / 135



第五章

始知相忆深

细细话从前 / 140 烟雨漓江，梦幻桂林 / 145

一个怪人 / 150 无心肝的月亮 / 154

先生的雅量 / 164 八方名士溯江来 / 168



第六章

书生大使

等待，一生最初的苍老 / 174 苦雨庵中的老僧 / 178

做了过河卒子 / 183 赫贞江边的丽影 / 187

云中谁寄锦书来 / 192 归去来兮 / 196

重回北大 / 200



第七章

无处安放的灵魂

未名湖畔，一声叹息 / 204 忽值山河改 / 209

你也在这里吗 / 213



第八章

曲 终

怕太太轶事 / 220 万山不许一溪奔 / 224

两个小朋友 / 229 世间已无胡适之 / 234

第一章

我从山中来

魂牵梦绕故乡兰

提到徽州，便不得不提绩溪，那月光一样的小镇，清灰的墙壁，黛色的脊顶，永远的牛角样式，被春的翠绿漫漫掩映着，时隐时现，高高的，深深的，庭院宅第犹如青山里突兀升起的村落仙境。

胡适先生曾说过：“一个没有徽州人的地方就只是个村落。”我伴着他的脚步，走进了这个古村落——绩溪湖村。村中最吸引我的是那由灰黑的鱼鳞瓦、白色的马头墙组成的沧桑老屋。它们像一群饱经沧桑的智者，在远山近水的背景中静静地看着世事的风云变幻，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，让人不忍心去打搅。仿佛一脚踏进这个如画般的村落，就打破了这个美丽的梦，让这幅静谧的山水画突兀地多出一笔。

站在村落中，我脚下踩着的是经历了岁月蚀磨的石板。抬头仰望，眼里充满的全是浓浓的绿色，俯身细听，竟可以听见那涧底的泉声。走进高墙重门，穿过堂道，天井奇特的审美构架征服了我的眼球，散落在那儿的一块阳光，有着似醉非醉的朦胧之美。

水墨绩溪，积淀着文化的厚重。《太平广记》载：因绩溪境内有徽山、徽水、

大徽村，徽州因此得名。徽者，美也。一位学者这样形容绩溪：“你信步走进一个村落，就会翻动一页历史，随处踩动一块石头，就会触动一个朝代。”

狭长的巷子里，偶尔透出几束阳光，在对面的墙上映出美妙的花纹、梁、枋、斗拱、雀替、隔扇、栏窗，每一样都是精雕细琢，栩栩如生。这一块块素色的原木，做了徽州的建筑，偏就轻灵生动起来，细看之下，仿佛每一块木头都承载了一个温情而厚重的故事。

恢弘的古祠旁，捏一把黑泥土，能溢出千年文化；厚厚的砖墙上，剥一层灰墙土，能闻透百载史香；寂静的乡野里，踏一块青石板，能溅起历史的亘古记忆。

这就是绩溪，水墨画般静谧的小镇。

从绩溪县出发，向西北方向丘陵山地行进一个多小时，就到了上庄村。据说，上庄村有99条巷弄，生人进得来却出不去。好在有本地人指引，一路向东，脚下这条路是粗麻石板铺就，两米多宽，两侧是白墙灰瓦的徽派民居，逼仄而曲折。这条狭窄的石板路如今叫“适之路”。

乡民向我言道：上庄村随斗转星移，村子已非原貌了。历经风吹日晒，房子毕竟也会老朽，包括胡适先生的故居，也几经改造。但唯一未曾“改造”的，就是这条石板铺就的“适之路”了。

踩着脚下的石板，我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恍惚，这是童年胡适与小伙伴嬉闹玩耍的小路，是胡适博士回国探母娶亲的返乡之路，是先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先驱者的必经之路。至今，它铭刻着胡适先生的脚印，折射着胡适先生的音容。我仿佛看见他，从来世的巷口走来，听风声萧萧、虫鸣戚戚，百无聊赖地哼起了自己的一首词，词云：“怕明朝密云遮天，风狂打屋，何处寻你？”

继续上行，穿行于白墙青瓦间，又走了一个之字巷，眼前是一座200多平方米的典型徽派民居，粉墙黛瓦，二层通转楼房（即楼上南、东、西均有走廊通转），砖雕门楼，石砌门框。大门口挂了一块竖牌“胡适故居”。我心一怔，到了。

走进这个院落，里面那种潮湿的气息一下子让我宁静下来，一束光线从天井里直射下来，有种岁月被尘封的感觉。这宅子，是胡适父亲所建。

在徽州人心目中，悠悠万事，唯宗族为大。徽州人逃难，往往一副担子，一头挑的是宗谱，一头挑的是小孩。胡适的父亲胡传就是这样一位挑着宗谱逃难的徽商。在胡传的青年时期，徽州周边地区备受太平军的侵扰，他的第一个妻子就因此而亡；他的第二个妻子在若干年后也因病去世，只给他留下三个儿子三个女儿。

这恐怕是天底下最沉重的打击了，然而这个铁一般的强人却并没有被压垮，于不惑之年，他毅然立志报国，弃商从政。

1889年胡传告假还乡时，结识了胡适的母亲冯顺弟，也是这样一个天吧！梅花未凋尽，芳香的气息飘散在如画的四月里，在巷子的尽头，冯顺弟一条长及腰际的乌黑的发辫，莲步轻移，辫子在腰间款摆，夕阳的余晖泄在她身上，宛若天人……

就这样，两位年龄相差32岁的男女走到了一起，虽然年龄相差悬殊，经历各异，但他们之间真诚的感情使他们短暂的婚姻获得了幸福，胡适便是他们唯一的孩子，胡适出生时，他母亲18岁，父亲50岁。

思绪被喧闹的人声拉回，跟着众人，我看到了12块以兰花为题的木雕饰板，镶嵌在门、厅、窗上，各有主题，或曰“兰花芳香”，或作“空谷幽兰”，且姿态迥异，颇具神韵，堪称精品。据讲解员介绍，这组木雕系当地徽墨刻工高手胡国宾创作，具体的年代不好讲。我仔细看了看，上面依稀还有这样的诗句：“珍重韶花惜寸阴，入山仔细为君寻，兰花岂肯依人媚，何幸今朝遇赏音”；“兰为王者香，不与众草伍”；“襟心底事甘寂寥，毕竟空山位置高”。

正读着，耳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《兰花草》：“我从山中来，带得兰花草。种在小园中，希望花开好。一日望三回，望到花时过……”

旁边有人告诉我，这首前些年风靡一时的台湾校园歌曲，正是改编胡适的《希望》诗谱曲而成的。我在想，胡适一生最喜兰花，君子爱兰为其芳馨，从

翩翩少年到文化巨匠，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，小小兰花草，幽幽兰花香，带给他的又是怎样的影响呢？

徜徉在胡适故居，欣赏着精美的兰花木雕，聆听着《兰花草》的优美旋律，犹如身置兰花丛中，暗香浮动，令人神清气爽，神出天外。

前厅右厢房的墙壁上，悬挂着胡适先生书赠台湾绩溪同乡会的“努力做徽骆驼”的题字卷轴，笔力苍劲有力。这句格言成了胡适终身的追求。一位作家在他的《徽骆驼》书中的扉页上咏诗赞美胡适的骆驼精神：“徽州自古无沙漠，咄咄却有徽骆驼。天赋勤劳和勇敢，忠诚坚忍更谦和。”胡适常说：“要怎么收获，先那么栽。”

一切都是初见的景致，一切却又那么梦幻，笔墨犹在，斯人已逝，这一颗将黑夜划开一道光亮的大星，转瞬即逝，留给世人的，只有无尽深邃而又曲折的遐想。

出了胡适的故居，向曹家湾山地走去，参观坐落在将军降山的胡家祖坟。那里埋葬着胡适祖父胡奎熙及祖母程氏、父亲胡传及母亲顺弟。

此时夕阳将落，天边留下最后的一抹红，如血似泣。芳草萋萋，孤零零的几个土堆在那里历经沧桑，见证几百年的风云变幻，历史更替。

乡民指着远处的山让我看，问我这座山像什么。我往前头望去，薄雾中看到三座山峰，二低一高，却瞧不出端倪，唯有摇头。乡民缓缓地说，那山因为形似笔架，所以叫笔架山，而胡家祖坟的形状像一把太师椅，正是这神秀山水养育了一个胡适的精灵。

日已暮，雾渐渐浓了起来，众人都散去了，我在胡家祖坟旁流连了一阵，开始返回。山脚下已升起了袅袅炊烟，幽静的烟雨小镇像一个美丽的少妇，渐渐变得温存了起来。转过又一个青石板街，一群下学的孩子从我身边跑去，留下一串童音：

我从山中来，带得兰花草。种在小园中，希望花开好。一日望三回，望到

花时过。兰花却依然，芭也无一个……

此时我不禁想问先生：你从山中来，却又去往何处？

最后的儒将

鲁迅先生在《秋夜》中有一段话：“我家门口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”我揣摩不透先生的心思，为什么要把两棵树分开来叙述？

在离胡适家乡不远的宏村村口，我又见到了两棵树——不是枣树。

乡民告诉我，这两棵大树，一棵叫枫杨树，当地叫红杨树；一棵叫银杏树，当地叫白果树。这两棵树的树冠形状像一把巨伞，把村口数亩地笼罩在绿荫之中。

宏村因形似一头卧着的牛，所以也叫伏牛村。那巍峨苍翠的雷岗山冈当为牛首，这两株参天古木便是牛角，由东而西错落有致的民居群宛如庞大的牛躯。以村西北一溪凿圳绕屋过户，九曲十弯的水渠，聚村中天然泉水汇合蓄成一口半月形的池塘，形如牛肠和牛胃。水渠最后注入村南的湖泊——南湖，又称牛肚。村民们又在绕村溪河上先后架起了四座桥梁，作为牛腿。

我去宏村的时候，恰逢村中高寿老翁辞世，一大群人排着长队，抬着寿棺绕着白果树转圈。最前头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脸上一道道刀刻般的皱纹，满满全是岁月斑驳的痕迹。他一边焚着香，一边念着经文，祈祷给死者永久的安息。

这个场面其实是一个仪式，一个灵魂升天的过程。

而那棵白果树，则是村里的风水树，能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堂。

转一圈，便能消除一番业障，脱离轮回的苦难。

那棵树上栖息的鸟，被他们认为是离天堂最近的神鸟，能指引人的灵魂到达天堂。所以他们从来不打鸟，相反在雪后鸟儿无处觅食的时候，还会给它们食物。

绕着树转一圈一圈，这其实是人生走的最后一段路。

这是一个古老的仪式，严肃得像一则寓言。

此时我不由想起了胡传，那个笃信宋儒的清末正统一派文人，他的路，也快走完了。

胡传与冯顺弟婚后的第二年，就被派为淞沪厘卡总巡，冯顺弟也跟了过去，就在这年12月17日，胡适出生。胡适出生两个月后，胡传被调往台湾。他在1892年3月启程赴台，把妻子和才两个月大的儿子留在上海，在那里一住就是一年。一直等到胡传被任命为台南盐务总局提调以后，顺弟才带着胡适，在四叔、二哥、三哥的照应下，于1893年4月到台南和胡传团聚。

这时，已年过52岁的胡传和年仅20岁的妻子冯顺弟，以及两岁多的胡适，才在台南“道署”过上了几天一家三口的天伦之乐。

胡适在后来回忆说：“我小时候很受父亲钟爱，不满3岁时候，他就用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。父亲做教师，母亲便在旁做助教。我认的生字，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。他太忙时，她就是代理教师。我们离开台湾时，她认得了近千字，我也认了七百多字。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，我母亲终身保存着。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聚生活纪念。”
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。2月，胡传请他的四叔把顺弟和胡适送回家乡上庄村。

随后，胡传病了，被刘永福护送回厦门，暂住于厦门的三仙馆。10天后，1895年8月22日凌晨子时，胡传含泪逝世，死于时疫。

胡传死的时候54岁，顺弟则3个月前才刚满22岁。胡适在《四十自述》里说：“这时候我只有三岁零八个月。我仿佛记得我父死信到家时，我母亲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，她坐在房门口的椅子上。她听见读信人读到我父亲的死信，

身子往后一倒，连椅子倒在房门槛上。东边房门口坐的珍伯母也放声大哭起来。一时满屋都是哭声，我只觉得天地都颠覆了！”

胡传，大号胡铁花，当然，他不是古龙小说里的落魄大侠，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，而是中过秀才、当过知州的胡铁花。他真正闻名于世的身份是诗人，但他不甘心做个文人，他前往京师寻找报国机会，又怀揣一封介绍书，走了42天到达吉林，面见钦差大臣吴大澂。吴大澂好奇地接纳了他。当时台湾刚建省，在朝廷大臣心目中是个瘴疠蛮荒的苦地。胡传却主动请缨，离开怀孕待产的妻子，来不及看一眼新生爱子，就踏上了茫茫海路。

胡传到达台湾的时候，首任巡抚刘铭传的改革，已经人去政亡。胡传穷尽心血写下了第一部《全台兵备志》。三年后，中日甲午战争打响，胡传征募兵勇、守卫台东，无奈光绪皇帝下旨“将台湾交接日本”。胡传拒绝奉旨，做出封建文人最大的反抗举动。他四处奔走，募兵保台，又徒步行走到台南，面见黑旗军老将刘永福，以书生之身要求参战，成为统领。

胡传病后，已不能动笔，落寞的诗人只能在黑暗的午夜，躺倒在厦门的风浪声中。我无法想象，一个一心为国的铁血汉子，躺在冰冷的床上，遥想着娇妻幼子倚门而望，他的眼中满涌的是怎样坚硬如冰的泪水。是失意诗人的泪水，是丧失国土的官员的泪水，还是一个丈夫和父亲的泪水？

胡传死时，是日军攻占八卦山的第二天。据说他去世时无言气喘、手足俱僵，死得无声而痛苦，当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身边。后来，台东父老为了纪念这位州官，特别把火车站前的光复路改为“铁花路”，并将鲤鱼山忠烈祠旁日人遗留的“忠魂碑”改为“胡传纪念碑”。

胡传的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传奇，也许战死是胡传最美丽的神话。他壮硕的身躯，停歇在南国的红色土地上，仿佛关于历史和未来的无字之书。

胡适曾谦逊自己不会写诗，《尝试集》那类白话诗也确不以文采见长。但胡适的父亲胡传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诗人。我读过他的诗，大气磅礴，狂傲而热烈，在万马齐喑的晚清，应该是飞扬跋扈的：